四書約說

孟子約說

興公孫肇興著

孟子見章

通章只仁義二字孟子生平學術作用俱見于此非

弟爲梁王告也

見梁王正將爲大用機括然曰孟子見可知非梁王

能致之也

曰叟尊之也正遠之也不遠千里所謂崩王非王前

也利國說話直是王曰何以利吾國了曰吾則大夫

士庶人已不啻教以遺之後之矣

何必直是不可言亦不必言有仁義者仁義爲士心

固有爲君國固有及未有各有字俱已傳出亦者更

見利實淺人仁義終非滅沒并何必已矣意直恁活

現

效尤全藝直從王曰何以內剔出弑奪爭交征時俱

有了三叠掛出非諸形容國危景象正所謂何必曰

利意

仁義要從王上來各肯也括盡大夫士庶遺只是不覩

親後只是不急君正要說到親上死長處而弑奪益

不必言了

不說到利害處仁義要他何用單說在利害上仁義

乃以利言故仍只已矣何必引君若心輔世正道俱

見之矣是真孟子手段

人心道心大舜說得緊細喻義喻利孔子說得精微

何必亦有孟子說得嚴正

沼上章

借獨二字是通篇關鍵處

所立所碩心神已畢于此故不覺說出樂字後樂正能樂意深于弟兄在樂孟子說到能樂偕樂故能樂直是引入古人了引詩俱民樂君未肯說君自樂也故是偕非獨湯誓一證尤爲怵惕

盡心章

王道須要盡制梁王罪歲爺不得爲盡心了狗彘食人食便是不知檢不知發經制未備安所得粟正不必兩河俱凶而民死必矣加多所謂鄰國之民至不加多直是罪歲了夫孰知天下民至斯王矣

道未行而妄言盡心可乎

轉移于臨時何若預儲于平日取辦于民間何若經緯于王制故食用攸關王道始事供備而教養曲盡王天下寧外此者

孝弟在養及教内已方了故曰申撥轉戰風氣提醒邪遁人心全在于此

不檢不發正民不加多緣故兩知字應上如知止章中點睛處無罪歲要須王道始終實實盡力班班舉行正非徒畫心焉耳矣

以戰喻徒以兵喻非第曲導其明正凶所由致而民所由少處言之慘然

承教章

承教曰願安憂有愧洗恐人之政意為民父母將在此故即從以政殺人處挑動其心而庖廄等較量點撥搜出病根獸相食始作俑俑刺入尤恁痛心

莫強章

梁王意在報怨孟子第言救民玩一征字儼然王者仁政何負于人國耶

曰強正不足與敵者踊躍伐地敗師上商量可謂無

策甚矣如者正耻字激發處省漸覺痛發不忍不省

不忍不薄意民法外有身賦外有家得以用耕且修

父兄長上固結而不可解矣撻秦楚何難拯民陷溺

過與仁者無敵所謂往而征之固非爭勝角雄之說

也

梁襄王章

定字一問甚好孰能一孰能與然有尋思殺人何事

有嗜殺者乎可見戰國忍心苛政牢不可破不肯直

是精神腸胃都已換過實實以不忍心行不忍政天下人牧皆以驅爲與天下那得不一

定于一孟子何以知封建之法不得不廢爲郡縣矣今夫天下四字照七八月間正通章關紐處不曰人君曰人牧尤令當時且愧且思

齊桓晉文章

王道只在保民保民只在不忍齊王不忍在物而民不能保故力奪其大欲善導其推恩終以仁政制産保民而王盡此矣中間委委曲曲且詰且解且抑且

揚點撥喚醒指陳開示真務引其君于當道也

曰非直走在與兵搆怨上齊王不能保民正在此

無道直是不忍道曰德齊王固知王在德不在事也

保民與愛民牧民不同直是保全保護意用恩推恩

都有了

曰若曰可以曰乎哉直是不爲畏象曰王見之明說

過見牛未見羊不忍觳觫是不忍非是愛盆了了矣

是字何等現前足字何等飄隆以字何等作用矣字

何等直截了當于上正好看保民于下正好看爲字

而老老幼幼發政施仁俱已全現
以王爲愛直是功不至百姓一牛亦不忍其誰信之
是以臣固知而百姓不知也
何以不忍觳觫見字故在是識何必忘見字並忘却
不忍了
有仁無術仁几淹沒術字直關仁中多少經濟凡施
政制產皆術也未見未字正謂無盡量無窮滿腔生
意洋溢欲注若未見但憑殺去則亦不仁甚矣
足以已明自道出刃字仍謬爲合于王故不得說話

直從之耳

用恕與推恩不同舍乍一念恩巳踰涯加之百姓第

用之也若由吾及人則推之說是以推無不可能而

用愈可知矣

運掌直是及人甚易蓋由吾及人守約施博政爲仁

民第一大根抵舉斯加彼正此意大過人直是保民

無他直是易爲精神處善推者推恕第言推推所爲

直須善正照前術字所爲由物及民即流溯源耳

請度欲王自爲度抑王等則又代爲王度了快字正

刺動前不忍意
求大欲而其心于興兵搆怨後災必矣肥甘等各是
字與醒前足王足字恍恍生動
兩友本俱指不忍說王天下施仁政總不忍爲之無
二本故也
發政施仁用恩推恩都在制產正仁政之大端耳皆
欲等正打轉大欲見合天下以成欲欲固不在求也
皆欲赴愬與兵搆怨固有所不必事矣
五畝等正是制恒產處語意全在樹畜及以時等所

以衣帛等正與仰足事俯足育驅而之善各各相應
斯老幼各得保民而王罔如此

好樂章

樂未嘗不可好只以同不同分先王世俗耳故同樂
則王正好甚庶幾之說也

文王之囿章

只在民情上論囿大小便得引君妙訣于傳有正見
誌文王非誌囿也民以為小要寫嗥嗥景象兩者字
焉字語氣直是樵者獵者無不任其往來而文王不

禁也同民光景逼真畫出爲阱國中民何堪焉是以
方七十里傳不以貶文王方四十里孟子不以寬宣
王也
所以講武備祭祀驅禽獸不使害稼後世則專爲遊
觀之侈而已

交鄰章

仁知勇正自分言不得交鄰故是息爭求安就與安
天下爲大樂者是樂與天下相安畏者是畏與天下
相凌引詩言畏天正非畏大國了怒如雷霆在天不

可失將文王一怒以靖侯國而武王拘守臣節致上
天君師至意此怒亡矣故不曰一怒曰亦一怒敬正
好勇全在一字文武一怒與知俱沉與仁俱徹勇處
都是仁知所以為大
真正為民不妨有怒然可一而不可二不然將為嗜
殺人者借口矣
文何嘗安天下還一齊而天下大者以戡救一阬而
天　小者無恐也

雪宵章

樂以天下句一篇要領其實事在補助其關鍵在君
臣相悅
不得非上便見發樂相通上下交非尤見君民一體
樂民民樂憂民民憂直是憂樂以天下不以已了是
以觀比先王行先補助將民間歌咏直同夏諺如流
連荒亡人必不得而背譏作慝不啻非上景公遊觀
未是佚欲惟猶知有先王在故晏子借以畜止其欲
如此
遊觀過半是晏子說語句句打動景公却句句打動

宣王昔者下几三百言何曾一字粘着雪宮何曾一字惹着宣王何嘗不字字着雪宮宣王痛癢處文章在題目外精神在文章外若謂先齊舊事孟子將毋法晏子乎

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未有無事其餘則春省秋省如晏諺所歌未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

明堂章

非勉君致王乃引君救民是以獨拈文王說起貨色正百姓必不容已而君心之寡其寡公者施行同民

法文真種實在此正非曲以誘之也

王者之堂正在行政不在制度上

九一等文王治岐已無人不被仁心仁政而無告必先撫窮一段懇惻處逼真生動善哉直是使齊王不得不有戚戚了

太王公劉原非好貨好色只詩有積倉姜女等句遂拈來作話耳

王之臣章

原情議法删删删致諷遂漸逼向身上直令無言可飾

有心自愧已默受轉移真是絕妙諫法

四境不治正在左右爲之也

故國章

精神只如不得已四字所以爲父母有世臣而稱故國者正在此

世臣親臣直在國所倚賴國人所托重上說方切國字只字世臣何以有正用須愼任須專若不知其亡親臣愈不能有了

舍直是不用與去字一意蓋以不用爲去舍廢不至

不知其亡也
進賢正以爲國何得輕易如不得已者直是精察裁
斷貿實耳目心力畢竭于此正慎字意一不當踰尊
踰戚何得爲故國然即在進賢時決之故曰將使
左右諸大夫非必無可聽正左右等爲君未必如國
人自爲也
各然後遍真不得已光景見字對照識字國人猶必
察者正父母誠心之求了
如何說到殺上用若可以後含殺者不可後生直借

以𠛛出如不得已之志

月然後曰可以見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難之也非許之也直須𨔼現蔬業不遑意纔嗣得愼字而世臣已不出此了

以爲民父母之心進賢便撿得愼字真種

湯放桀章

一夫便不是君了一夫可伐君何可弒正孟子所以坊君臣杜篡逆處非爲湯武解嘲也

爲巨室章

直將任賢不如任才說到愛國不如愛王齊王不爲賢計獨不爲國計乎

以勝任不勝任爲喜怒則公以從我不從我爲喜怒則私

欲行直是欲大行從人必非所好了須看欲字在壯字下若說幼學欲壯行則所學俞非求志矣

伐燕勝之章

曰齊人見非伐燕之才曰勝之見乘燕國之亂正是春秋書法

齊王托諸天意孟子直驗諸民心取之而悅則法武取之而不悅則法文原非說文武有悅有不悅也簞食等民情正非悅齊只是避燕何遂借口天意運則欲取不可得了將謀收燕孟子已早覰破

伐燕取之章

燕之亂罪在子噲子之燕民何與宜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即湯之誅君弔民爲政天下端在于此乃肆行暴虐取非其有謀兵而後議待仍不出置君一策然非速令全反旄倪等恐置君亦無及耳

是動者兵在天下動之者我也謀于燕衆正是在民
情上斡旋方是的着
以燕浞燕救燕便無名了孟子胸中真有甲兵在

鄒閧章

有司殘民直須推到君身乃爲操本
穆公曰吾有司孟子曰君之民着眼便自不同有司
莫以告過與疾視光景君行仁政有司正布君之仁
以達之民者斯字正是親長實爲君操誅字固用不
着了

問于齊楚章

事在人而足無策守在我邪有可恃民何以效死弗去同有與仁洽結在可爲正有作用自我齊楚不必事意

築薛章

滕安有遷處可知非教他學太王所以只有彊爲善一着

遷非易事即賢如太王亦不得已爲之耳修德行仁政是爲善日創日垂曰可繼時勢卓有強立派謀

可傳後人處彌爲善正奮勵意已矣者創垂在此可
繼在此成功格天處舉在此矣

竭力章

事之舒正太王緩狄處凡所以遷國作用無不預定
而以委國委之故須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不然
直是南度樣子了
犬馬等皆所不愛獨不忍害民是爲仁人
明知縢無可遷何又曰請擇正教之所以守故擇斯
二者仍是則有一焉之說也

將出章

曰將出便非命駕便開倖人讒門

凡害君子必先探君子所重于君者何處故禮義一

說直恁隱中

或止或尼正是人只非人能爲直是天意能用人了

焉能使者讒夫始不至高張矣

未欲平治氣數非關于小人小人亦氣數也獨奇臧

倉會道禮義由賢者出六字幾奪造化之巧

夫子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圖伯以功致王以德行仁正從德出而時勢其所憑藉者

當路直是得君行政了可復許若期望而不可必正所謂願之意

然則二字或人已知管仲不得比子路矣

以齊王照以君一句以字有德字意齊字有時勢意

反手與運掌不同直是撥亂爲治把呆底翻轉來便是仁政正所謂解倒懸也不但功易而事亦易了

何可當正在德上說賢聖六七作吸下就字故家遺

吸下憔悴尺地等吸下有地有民是以難政須武周繼之也

流行直是德之施及百年未洽非德行之不速德之成功不能速也

當今正所謂易飲易食万乘正所謂不改辟不改聚行仁政而民悅是以不但解懸直解倒懸了事半功倍正所謂以齊王反手惟此特文王所以難也

得行道章

論道章以不動心為主以知言養氣為目以願學孔子

爲宗點睛闊絀處尤在自反是以聞大勇于夫子已
早爲顧學伏案其羣賢孑孑然及堯舜百王種種直是
打轉伯王處正非泛泛
不動心本體作用俱在日四十見非襲取曰我見有
根宗處詳恐懼疑惑正吸下知言養氣意
以孟賁擬不動心則不動心何難告子真可以先驗
了故是不難猶言若是則不難明有其不須在是以
下即有有道之說也
不動心直是知言養氣孟賁一擬却類發明須急以

黝舍例之似者正不同道而相比來知孰賢直一筆抹殺謂舍約直爲下形容得了地耳是以畢竟指爲守氣并不名爲約了

曰思及曰視不勝各代他想像必勝無懼模樣不知反求正在此故曰黝之養勇舍之所養勇所以似別于黝耳至曾子直曰聞大勇于夫子是大勇并養勇于夫子直是夫子了願學已明說出

惴正惴吾往亦吾往總是反求下持志無暴集義有事超越賢聖適迹帝王等包括已盡故曰守約不動

心道已盡于此矣

可得聞惡乎長乃直窮到底意

告子只在不動上見得將心言氣分作三路遂使一切不得俱無反求意孟子認得不動心根本所以言須知氣須養正是自反工夫曰行有不慊于心自反過真見了

勿求氣恐心以氣動勿求心並恐心以求動只此便是告子不動心處可不可就告子論告子其實不求心即有詖淫等何從知之不求氣氣未有不暴者

忽發心言志求心之心直是志了是以志為心之所之便已帶有氣在故為氣師體充直是志所於溢了至乃逆到次乃次舍志氣原無分別先後在帥充處已有了故用夫字則持與無暴益不得以分別言之矣

持志便無暴無暴正持志相介相成若曾直是偏向一路兩者皆失故動氣便是暴動志便非持是以壹志壹氣則可志壹氣壹則不可正孟子與告子所以分處

以蹶趨顯言者但使氣志二字分明而持與無暴在
是反求亦在是矣
知言養氣正在心上求使自能知能養各自我者明
是自反家法非弟對長字說也
浩然原從養來故曰吾非養則氣而已矣不但養直
須善是以難言正是離養便言不得所謂至大至剛
配義與道非養何以至又何以配故直養無害則養
之善而可言者耳
配義與道正是說浩然與至大句一類無是對直養

該對塞天地

直養無害工夫流弊一言折盡集義有事等復詳明指出非爲告子下砭正恐強制捉從天下之顧學告子者將多也

氣配道義養氣故須集義正是个一工夫

義根于心氣主宰在此氣運用亦在此只集義二字

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了

集直是集大成之集握義之握而事事逢原襲則如衣有襲只在外面粧成故生則自內發出取則自外

收來襲正不慊于心有若照集字不必事事不慊心有一不慊便餒了未肯知義正指出不得于心受病處

知義方能集義足以養氣正從知言知字得力下仁智及知足知要俱映照知字精神處

有事等集義內俱已說了玩必字也字只剔出介此更無以養氣者勿忘卽有事勿助卽勿正仍出一心字直是關鍵在心上卽集義仍出不慊于心一語意有事勿正等要畫出一段閑靜光景方是善方是持

方是無暴下特指助長愈可見了

有事等正不根不依其脉絡

如古正在求心惟心集義則權衡在我自無不得于

言所以根源流弊一齊都窮了必從吾言更是承先

俟後處

各所字正心字詖等正流弊害政害事已在此蔽等

正根源

曰既聖又曰所安及伯夷伊尹並是班有同等正爲

伯王迴照處

仁且智不復着孔子謙讓語正好看聖自子貢邀出未嘗不可孔子故不居耳明是孟子自任願學處了了矣

聖學宛思安字如合者分明合他不得但不安耳此謂第一等遜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持志大率如此

願便是志則字學字便是持志正不動心處

未能有行正行必慊心是則同者正聖人行必慊心處朝諸侯等更好看王不與意伯不足言不義不爲

則集義之說也

所以與前可以仕等已道盡了此只借宰我等作証

據耳

賢于堯舜者亦是嘗時無孔子堯舜不傳久矣

百王德政可知夫子德政不可知正天不可升說話

生民未有故是了實妙極形容處

未有盛于孔子正出類拔萃之尤者謂出聖類拔聖

萃反不化了

假仁章

玩行王者伯眞是王伯即在德力上定正欲于以處
挑㔹耳伯有待王無待詳見王不可不爲了七十百
里附不待大處然湯惟不邇不殖武惟不泄不忘方
各能救民水火須發以德行仁剔出上字根柢
力不贍可知行大國心悅服又何待大孔了正有德
無位誰到無思不服打入思字故爲心服
如何單在服上說曰以力以德王伯眞兩俱已抉盡
此只借服形容非謂伯能服人王有意服人也若有
意服人並非德了

仁則榮章

言榮辱要人主生惡心言禍福要人主懼以警其惡

心究精神怵惕處在及是時三字

仁兼心與事榮以國勢言則字恍見自求意

明政則無虐政明刑則無淫刑正仁極切實做關係

處迨印及字未者在是陰雨必不免此尚未耳或敢

正凜然不敢自必意曰爲此詩者又恍然不知其人

想見其人意可謂字字換神

禍有求之者乎有自求之者乎是自求直令追悔無

禍福正
原策字

地隨曰禍福無不自己求轉禍爲福意甚迫切矣

尊賢章

各天下字便包盡隣國了尊賢等皆天心天道所在曰信能者非誠意說話談王道于富強世必迂視之信能正真懇在提光景勿說似哭力仰若父母即在悅中說出來有能濟見中兵士臣都無用處生民以來然有的據可見天吏正奉天子民者有敵則有殺戮無敵則在是休養撫摩故爲天吏伐暴其中一事耳

人皆有章

關鍵只在一知字知便是先王不知便是今人知便是保不知便不能保正在端上一知便无故及擴指點皆有處正欲人知皆擴而充之耳

曰人則無將我門皆則無異同曰有則非外來曰不忍人則一體自痛而必不容已者

先王正人字即心是政正是擴充斯字何等迅捷直乍見怵惕不期然而然火燃泉達欲不然而不容不然者運掌更好看是字意

最妙在怵惕二字直是驚訝不自持情狀謂惻隱有所爲此怵惕亦有所爲乎真个四體亦能惻隱了

非人直是說人皆有而自賊賊君意已恍傳出並舉羞惡等者惻隱從不忍發則不忍人之阽危自不忍人之穢垢貪冒等所以羞惡等便與惻隱俱有總一不忍人之心也端者見能充與不可不充意四體非謂必有正習四體能運四端可說則是能字不能使是賊了

知皆擴而充之在是推在政事上保四海已在此火

始燃泉始達燃達蓋未有已正是說運掌稱如意正
足以說諸下弟加苟字一足之耳
皆字非既充此又充彼只是不忍恭溢而端自從生
政無不輿故通章用在不忍上着力

矢人章

通章只莫如爲仁一句爲仁兩由己而智以擇之耻
以决之正自無難
術一差直將生身立命與心遂滅没術中而不可轉
何得不于擇時慎之

尊爵便見萬善皆出其下正與人役相映安宅正言
擇術者舍此無可安身處
不智遂不仁而禮義便已盡無了尊爵安宅都失豈
非人役
莫如及而後俱是無擇意正己反己俱是莫禦意將
尊爵安宅來不出此又安有勝己者乎人役亦不必
言了
劈頭從矢人說起後以射結住中仍點巫匠人矢人
主客客主倍極文章奇妙

子路人告章

總是些樂善聞過聞則喜亦是舍己從人聞善則拜

過真取人爲善儘自大了然未告時作何商量未聞

時若何作用舜一生只是取人人不告而心常虛善

不聞而心常受故只有大非謂大于由禹也

舜好問好察執兩用中安所不舍安所不從安所不

樂不取是以謂善與人同

無己可言故曰舍惟人是取故曰從

與人爲善直打轉上與人而人勸于善意在内莫大

直打轉有大有故莫大所謂包括千古與聞之先者

伯夷章

正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須如孔子仕止久速乃爲尖
就之的乃爲可學
叙伯夷一節深一節明盡出一个隘字叙惠一節寬
一節明盡出一个不恭字二聖受病正在不屑天下
皆吾一體若將中聖人便有是不恐了
由者循其轍跡之謂夷惠未嘗不可用只隘與不恭
不可循耳正是以願學而歸二聖處

天時章

直是指人和于得道正見王天下根本非爲兵家策勝算也

不如原非可廢只是靠他不得下不以可見人和正能用天時地利者直是無一民乖戾無一念未融所謂順以天下了

天時指戰上地利指守上總爲有不戰伏案

各不以直吸多勒意上說人和得道字已有了不然人豈有無道能和者是以用故曰二字可知是足證

不是推原

道直是王政所謂以德行仁者正非區區爲即戎計

以身相翊曰助以心相向曰順助則安有不順者曰

至直是如响應聲非進一步說話有不戰直是不戰

而屈人兵了

將朝王章

通章以道德自重正是以堯舜成王熱腸小心符見

之矣

孟子是賓師不是臣學焉後臣則可召見便非尊德

樂道便是慢了
出甲東郭公然取瑟家法不得已非猶仲子直是托
疾意須使王知耳何足與言固見非大有爲了不敢
以敬字非堯舜不敢陳以見齊人所陳皆非堯舜伊
尹樂堯舜之道湯不敢施于尹者不敢受于王遇真
不敢陳意
豈謂是直是已無臣禮召不得加一道正在此爵尊
于朝廷齒尊于鄉黨德乃仁義世與民讖包了輔與
長勿說做用世治民便有朝廷歷他直是王持世道

表正民心正賓師事非人臣事也惡得非抵當意正
相成深心方與上下徹意相貫不然便是使氣了
大有爲曰將正見待臣而有爲不召曰有所非謂此
等臣不多得正是君心實有所尊樂而不容已耳不
召即就之即尊德樂道不勞而王正所謂將大有爲
即伯亦須如此可召則受教召見則好臣其所受教
且猶不可直是說桓公不召管仲惓惓以大有爲望
王所以敬王者至矣
不敢陳不敢召方是君臣主敬

陳臻章

百鎰之餽直如餋以萬鍾正是羈縻意不可貨取也

明白道破

處非名目直是就中道理說話有處則我可名受無

處則我直為彼取矣

平陸章

非齊之君臣果能知非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然

臣不可不為民請命君不可苐為臣受過俱見之矣

為王誦直為民訴苦并為距心稱賢也

謂蚳鼃章

爲臣守官便以官爲進退實而行道便以道爲進退綽綽有餘裕正依道爲卷舒確有主持者

爲卿章

特不與之言行事非不與交談也酷是待陽貨家法

孟子自齊章

曰悅曰快只形容盡心必不能已處若終天之恨豈有快將益見儉親必有不勝歉然了

沈同章

燕君私與燕臣私受齊君私伐齊臣私問俱不知有天在

甚慚旂

慚正足用爲善所以陳賈一辯千古遺恨宜者猶言這過是當有非言當理當理則非過了公過之宜千古無人道出所謂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正在此

皆見固不肯爲之辭皆仰又不必爲之辭于攺上說出不自諱于順下說出爲之辭直刺其欲文君過而先不能自辭不必另尋文君過意兩曰今之君子正

斥其爲小人之尤也

致爲臣章

孟子非爲臣者玆曰致爲臣明是齊王不能尊德樂道盡不臣之禮了

留下者必謂子之所欲如萬鍾說話是謂子欲富也如使子欲富道是不欲富了不欲富而所欲可知不用二字已明白道出若復爲弟子受萬鍾豈不是道貨不行而以中國爲壟斷徒自取賤耳

衍子貴章

爲王留行便是爲王不是爲孟子了子思之側之人繆公使之繆公之側之人非栁詳使之各曰側字可知留行正君側人能闗說于王者也益好看君側皆十寒輩不足爲留賢者耳

須要有所以安其位而行其道方是慮字若苐爲王命時子豈非奉王命者乎

尹士語人章

主腦只在足用爲善一句見以此望亦以此是子所欲正要安齊以安天下意不過正不用改正改此王如

用于三句非自召辭氣直是王由足用爲善處謙不受較不用殊淺所見在一身之去就故小孟子所見在天下之安危也

摸寫望王反覆追想過去現景影中得象字字堪畫堪訴

充虞章

凡怨天者必懟天尤人者必憤世孟子惟不怨尤故惓惓用世萬一天心可回人事可返有不容已者故號泣非怨愬然爲怨談笑爲踈亟涕爲戚正此意彼

必有必定故是

一時謂時尚可爲此一時謂天人愈窮不豫正所以不怨不尤者

兩必有俱在天時人事上定名世先王者有爲王者所必賴故曰其間者說名世因王者而有當此時遂無名世乎反失孟子本色

以其時正所謂此一時也可正指平治說如欲平治乃可不至不豫明是認不豫了所以悲天憫人者至矣

班爵一章已盡封建梗槩爲國一章已盡井田規模

唐虞三代亘在此故曰如欲平治舍我其誰

居休章

仕必受祿久于齊特未去耳非仕也

出豈愛民之仁居休料君之智自並行而不相悖

爲世子章

道章只性善二字正所以爲善國者病根全在疑上

故曰道一見無可疑又曰何畏曰有爲又曰豈欺我

無非破其疑心堅其所以爲猶須實落着在善國處

蓋爲善國正克此性善以爲之也所謂性命事功一

以貫之與何毋等一意引書直教他狠下手也

道性善者千言萬語總歸性善堯舜正性之者引成䏶等所稱更不一總是道性善總是稱堯舜也

夫道者善是性稱堯舜便着在爲上便是道字上已道過故着夫字一而已矣非証性善直是止此一路說話所謂但有爲法別無不爲法也

彼丈夫等各何何要指性善要指爲字彼我等明明是个一字

若藥何要拈出不疑來所謂不瞑眩者惟藥可瘳

疾耳○

謂然友章

通章語語要顧着自盡何干心終不忘文公所以能盡禮所謂性善爲堯舜處正在此曰盡不可一毫不慊曰自盡不可一毫外求曰固所自盡在獨斷獨行不可一毫沮格也三年喪重禮上聽冢宰喪重哀上哀正所以制禮處

問爲國章

通章只民事不可緩一句民事無如制產制產無如

行助爲文公及殺言之行助莫先定經界又爲畢戰
及殺中言之其九一而助什一自賦及中公外私等
皆正經界事制祿亦井田畢至庠序及親睦正有恒
產以有恒心者總爲民事總見不可緩處
民事外無國事不可緩真過出一副警惕精神並重
民事則養教兼該小人君子俱治爲君爲臣都盡道
一緩便盡壞故曰不可引詩非謂民不自緩見周公
聖相所訓告成王只在此正不緩家法
有恒產便是分田有恒心便是人倫明小民親無恒

產即所謂慢其經界也

賢君即仁人必正不經之象禮下節制祿取于民有

制即分田處

問民是為富恭儉是為仁

五十等要看正所謂制產貢助正所謂取于民有制

也其實何嘗有精神取民有制為仁不當一齊喚發

了徹字何等公晳藉字何等商便正見助徹相通下

用助意已有了

統說皆什一又說莫不善于貢見得什一中不爲變

過直恁害民况覆畝而税者哉爲民父母正進以仁

人處

世祿出于公田不行助法無公田祿安從出未免取

民無制了玩因字矣字直是說謂何不行助法意

助法久廢正恐難行引詩見周未嘗不行滕益當行

了

設者久廢特起意盖謂旣立而教可興也全要說在

助上夏曰等制有分屬盖實相兼學則名與制總不

異了明人倫見不可不敍倫明而民親即下親睦意

視放僻邪侈何如要非有恒產不能
取法正因法助生來王者師直是王者了新國正此
意力周不緩之象也
不曰井田必自經界始曰仁政直是以井田爲仁政
了公私內外界限不明貪暴兼併皆從此由成甚井
田故始字直包均平在內下九一什一五十二十五
等全是界限分曉本以制井行助而公田世祿一併
舉行方完得一個始字
將爲君子等見田祿必不可廢無君子更見制祿亦

是為民慮
九什是分田一是制祿所謂正經界在此助者不勞
官自賦者若子就田取稅更不勞民賦以通助之窮
正井貢助并行也
圭田餘夫襍下必周而五十二十五畝制度只合慮
恰是井字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祿皆一時事
皆經界所當正者
死徙等見民生善民俗亦善是謂有恒產者有恒心
方里何是畫野定制井九何是分田定數總上請野

九一裏面事公事等明是教化了

成法具在但并須精選行使是枯稿潤澤正不可緩其神力亦新字其景象也若通變意便無謂前日予力行子必勉今復合訂一語見君臣同心千載一時正不得以悠泛錯過

神農章

通章以命耕爲主倍師正在從命耕上齊價仍是命耕意故且詰且闢逐段開陳逐段分鎖可謂極精盡變其折命耕則稱堯舜貴倍師則稱周孔抑平價則

按之治國家真個有本源有作用處

日爲便許行撰出來的可知並耕齊價神農原不能行況在今日衣褐直是齊貴賤捆織直是食力意提陳良爲許行判照爲後倍師伙案

道字要括合神農意食字治字屬字正與合後面各字

兩以槩易之已見難兼直逼出國不可說許便一語折倒

獨可者直是耕必害治下俱証足此語大人等人分

事安得不分有者自其人已定矣且一人四句小人
不能兼小人大人能兼小人乎勞心等語意俱側重
心邊故曰見語有根據或者明是兩有字意蓋許行
只欲上下皆勞力以壞滕君子小人治養處故即從
治與食折之下憂字皆本此天下通義益見從來無
耕且爲之事矣
許行把神農做並耕的証佐孟子把堯舜做不並耕
的証佐
堯弟衆一舜並不勞心于舜外舜弟先使益次使禹

次使稷次使契用心何等精專施爲何等次第故總
結曰聖人憂民復申曰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等
兩聖人得人以仁天下所爲用其心如此
可得只是有可耕之地不入要在不暇上說
有憂有字要看所謂到得人民有時聖人仍有憂在
聖人單指堯舜命官正是憂民
爲天下要緊勞心懇摯處難者人得而仁無餘事所
謂第一件事勿作知人不易話頭
說蕩蕩及不與見堯舜雖熙玄默不減神農而用心

終不能已所以治天下

悅字照前悅字周公仲尼之道正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所謂先王之道也要切本章語意下背者節與仲尼應爲須節與周公應

聖門諸賢總是不倍師的樣子曾子更推尊以江漢等心中畫成一幅仲尼圖影不可尚都直是曾子無以尚了若謂聖心何如濯何如暴何如皜皜便非非直是詆毀意正照悅周公等

戎狄是夷故曰膺荊舒變于夷者故曰懲既變于夷

則荆舒亦總是夷了故又曰方且膺之

惟不二故無僞故無欺只是爲粗不爲精其道能返

淳還朴將君金耕得眼人交易不煩先曰從許子者

金倍師亦益辨了

情字正照僞字同正是價不二亂天下者物情亂人

心亂天下亦大亂矣

治國家治字正打照襲殘而治中義字仁字正打照

惡得賢堯舜則孔更能倒賢字了

夷之章

只是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因本出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爽之厚葬乃良心動于一本而不自知者從此處挑發說到沉痛迫切處未有不一撥便轉治夜等說話正是近處且者未即見之也所踐事親只要他省出厚葬本念施由親始原是只愛無差等便由親始非獨厚親了故爲二本一本非不愛人直是愛有差等曰使者天定之矣夫泚三語正見一本過真處挽所謂獨厚有道正貴學意憮然爲間甚出歸

陳代章

要知陳代即善價之求孟子即待價之沽正非無意直人者

宜若蓋尚雜語氣且予枉已說話正所以商之也一見謂所枉只在一見却不知枉見便是枉道便須從彼便一敗塗地了

不待招非謂招便可往直是必不可往見若招即往反出虞人下矣

以利言謂較尋尺是論利不論義論利便已枉尋

直尺非待流獘處說到何可為也

請辟直是到底不失其馳情復正求明其不失耳總

是不比處

比正枉的根株羞王不比的不念比則志士勇士之

氣便一徃亡盡了御且羞比士乃枉道人不能直盡

見必不可枉非在尋尺間論也

景春章

只以順為正四字道盡戰國遊士心事右廣節語語

要及照此句意

道上非能作禍福皆備世主喜怒而乘間爲之者大

非居廣居等一件獨行直作用是不弟順竟以順爲

正了

居廣等要務所以居與立行處方是語語反照儀衍

光景

志者在是吾心所之正非仰窘怒于人並得不得亦

非在遇合窮達間論故不能淫等逼真屹立千古俯

視侯王處此之謂正豈不誠對照耳

周霄章

以欲字換一忿字以惡字破一難字更宛然待價家法

仕乎便有疑難仕意皇皇及則弗正欲仕光景直說到失國家及未邦等見欲仕迫切處乃見守道力量欲字慾心非惡字降伏不下正拗出由道真本領處

後車注

要看爲仁義三字正重字蓋事所以爲功功便是道了

數十乘數百人說來正自可說明是一个泰字模樣

誰知楊墨充塞孝弟蓁蕪仁義几為當時壞亂於此

而有入孝出弟以為事倒處處從爭先恐後數百人

猶以為少者正不釋實處家所以守先王而待後學

功孰大于此斯孟子所以為仁義也若只閉門靜守

雖說仁談義功寧幾何故傳食正所以能有功處舍

功而論志則遁辭耳

彭更亦後學中人故曰有功于子

朱小岡輩

兵以除殘去暴則為王以爭衡列國則為伯朱正爭

衡者耳所以極言王政無敵並指出不行王政王伯

益了然矣

湯行王政只在吊民二字武行王政只在取殘二字

各段已全發出當日四海皆舉首追望意

湯君臣一段描寫湯行葛處逼真至仁光景未所以

待滕薛者何如所以畏齊楚者又何如

爲匹夫何要即莖子排開說若單說一件上仍是借

題目了

十湯何故有趣武取湯之天下而及曰于湯有光益

見湯武同心爲在民不在天下也天下所以歸之也云尔正指悪而伐之苟行王政只要諸語照顧湯武各段齊楚正在四海内者耳

戴不勝章

只是進賢責廣非謂進能居州爲無益也王所非非莊嶽長幼卑尊不皆薛人與王爲不善者多與王爲善者止一居州一傳衆咻之勢也引而置之是所望于不勝耳

子謂便非王謂故又兩曰王誰與所以提王者亦在

此

君王所便有引道意更妙在一於字直是于王大有關係若第曰在王所者便不過備員而已是以有曰在于王所者

上曰數年此但在梁上論見輔成君德正易耳

不爲臣章

只不爲臣不見一句盡之段干泄柳皆力守不見之義者孔子至聖于大夫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必不見也曾子子路即一笑一言猶不可假况往見諸侯

哉

曰古者便見有成法非只負氣魄見養字意已甚正是

好處退斯可見直甚與不迫不可見了引孔子不要

說不爲已甚直是大非八一見且不肯苟如此病與瀫

則直發附權趨勢者既腸矣由是二字要看當時上

習日早把一見看作等閒那知笑言必不可苟如是

不但所守所養守或者於養則守身行道俱在是

非徒以氣節爲高而不惟悅務有未同之徒企化段于

泄鄉之甚正見願學孔子處

盈之章

不說到民不堪取却說到義上正爲待字下砭盖義須勇爲待則正氣作宿弊必革不能剗故復以知字醒之攘雞一段描寫非義更何謂痛切激發極矣

好辨章

不得已三字是通章精神處見從來聖賢做事皆不得已而起者從禹叙起一步難一步禹時只洪水一事且聖君在上諸賢夾輔周公便以臣伐君然權柄在乎孔子則匹夫而已矣然猶曰史可修至孟子七

雖世界全無可憑所以但憑口說歷借孔聖為把柄耳故中段兩次拈出權字正不得已真切處尤孔子家法堯舜以來所為響于者

生字寂好看中民無所定民不得衣食及私君秩文直到人將相食皆是生字反照處

各段驅蛇龍及禽獸平馳虎豹等皆為後半獸食人伏案

暴行正從邪說來故語意位置以定又作者作于下有作者作于後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是邪說暴行更

甚了所以距楊墨只在放淫辭則邪說息而詖行淫
所皆息矣總爲聖人之道所以閑先待後處正在此
及紂者非爲紂說正見周公大不得已處伐奄下皆
誅紂中事要認周公作主獨插禹周孔子皆指在下
言則承三聖必不容已矣
秋君父是暴行然必委罪君父藉口行權便是邪說
兩有之見前代尚未有當時不多有意
懼字正發予亦不得已處春秋本魯史而筆削褒貶
一秉文武成憲如禹治水本行唐天子事周公兼驅

本行用天子事所以逞大權于天子也故事字正非權字若權則孔子亦僭竊矣知罪正見天子之事是以用是故二字知我罪我皆以明王法而成諒其心戒忠其僭巳所謂亂臣賊子懼正在此惟字正不得已意

復從要王諸侯說起非借權力見于盟更難橫者在是與吾道相角楊墨橫議之尤者者天下皆歸楊墨便是盈天下便是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堯舜以來從無此亂了

試看墨氏頂踵不顧是甚樣慈悲反覺聖道親親仁民仁民愛物不勝區別楊氏一毛不拔是甚樣清淨反覺聖道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多所挽攪邪說至此安得不懼安得不閑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惑使邪說不得作纔是距放若實處者宁指楊墨之盛正照盈天下意承政皆從心出所以欲正人心聖人不易直是說辨必不容已了

曰抑洪水而天下平見不抑洪水其禍已乎復拐出禹周孔子正為我等生而又曰周公所膺益見已丕

得不辨了正人心日亦者便是承三聖便非得已息
邪放皆從辨字來曰能言正是企聖能辨者所以繼
往開來俱在此矣

陳仲子章

要認得廉字只是有分辨不苟取所以維世全倫正
在此若一切逆世直是苦操了

惡能廉正指仲子不得爲廉不能充正是惡能處曰
其操止成其爲仲子之操耳指蚓者非責仲子爲蚓
直是必不能充意總是就仲子以窮仲子蓋辟兄離

毋不情已甚縱能如蚓豈遂爲廉乎

伯夷盜跖說話正爲仲子計其母食兄衆之所從來

故以從來必不能計者反抑之

仲子非并心離母但辟兄不能不離母耳巳字對兄

字鶃鶃說話非謂仲子不可食謂受原不妨耳

通章俱是反辭正與闢許行同一機括本謂相兼不

可反責以交易之爲煩本謂母食兄居當安反責以

槁壤黃泉之爲潔皆文字最深最透處

上孟約說終